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三岡識略 第七卷

龍陣 甲寅三月□四日，長淮衛運船三□四隻，泊京口。傍晚，大風起，雷雨交作。至□五辰刻，始息，僅存八艘，□四艘被風浪打碎，人米悉漂沒，其□二艘寂無下落。又潤州木排一帶，失去無蹤。據焦山僧云，俱被陣龍攝入海中矣。

眾謀築舍

自癸丑滇黔兵起，處處告饑，兵食兩絀。舉朝急欲謀足食足兵之策，奸人窺伺意旨，競為誣妄。於是有人以開礦之說進者，如河南民張吉庚等是也。有人以窖藏之說進者，如河南民傅興隆等是也。有人以地不愛寶之說進者，如山左民稱銀礦累累，可取以助軍餉是也。有言以詭言奇計可以攻敵者，如江寧妄人獻兵策陣圖是也。有欲設計誘敵者，如旗下知縣劉國翰是也。有進足兵之策者，如給事黃運啟欲將商賈、農民盡編為兵是也。有以丈量之說進者，如御史劉安國是也。究之嚙語紛紛，有同兒戲，幸廟算優長，出奇制勝，不然，天下從此多事矣。可歎也。

繪圖御史

蔣御史伊，慷慨負直節，假滿還朝，以民生當恤、士氣當伸，繪□二圖以獻：一為難民妻女圖，二刑獄圖，三寒窗讀書圖，四春耕夏耘圖，五催科圖，六鬻兒圖，七水災圖，八旱荒圖，九觀榜圖，□廢書圖，□一暴關圖，□二疲驛圖。皆切中時事，真今日之朝陽鳴鳳也。

哭友

沈浩然，字雪峰，少號高才生，後薙髮從浮屠氏。性情恬淡，工書善詩文，風流儒雅，古道照人。以久歷險阻，故年未艾而衰病侵尋，寓郡北之善應庵，未幾卒。良友雲亡，知音邈絕，口占二詩以哭之云：「廿載江湖欲避名，破巢遺卵可憐生。閒來重覓高人跡，惟見群鳥繞寺鳴。」「多病憐君帶孔移，麥光新寄藥奩詩。鍾期死後琴聲絕，白首交情更屬誰。」庶幾歌以當哭矣。

口舌報

吳中袁於令，字擇庵，以音律自負，遨遊公卿間。所著《西樓記傳奇》，優伶盛傳之，然詞品卑下，殊乏雅馴，與康、王諸公作輿儻，猶未肯首肯。其為人貪污無恥，年逾七旬，強作少年態，喜縱談閨閣事，每對客淫詞穢語，衝口而發，令人掩耳。予屢謂人曰：「此君必當受口舌之報。」未幾，寓會稽，冒暑干謁，忽染異疾，覺口中奇癢，因自嚼其舌，片片而墮。不食二□餘日，竟不能出一語，舌根俱盡而死。

松釀

嘗見宋人小說，載雲間酒最淡，有小詞云：「浙右華亭，物價廉平，□文錢買得三升。打開瓶後，滑辣光馨，教君霎時飲，霎時醉，霎時醒。聽得淵明，說與劉伶：這一瓶約迭三斤，君還不信，把秤來稱，有一斤酒，一斤水，一斤瓶。」彼時華亭尚屬里，想宋時如此。邇來居民取泖水為之，清冽無比。又有名「劉酒」者，凡燕會及享上官皆用之，不減惠泉醇醪、虎邱三白，可以一刷此謔矣。

死作閻羅

錢氏《獮園雜說》：萬曆丙午三月□六日，陳中丞用賓開府黔中，時因夫人病劇，醫禱罔效，設壇召乩仙。仙自稱金碧山神。問：「病可癒乎？」答曰：「本欲為夫人請命，奈冥王新即位，法甚嚴峻，無路可救矣。」問新王為誰？曰：「江南常熟人，即春官侍郎趙公用賢也，今為第五殿閻王，□五日蒞任，按察人間善惡，公尚未之知耶？」書畢寂然。中丞驚愕，心念侍郎係同年，請告歸里，聞尚強壯，安得有此事？俄而夫人卒。越三月，閱邸報，知侍郎果以三月□五日捐館，始信山神之言非誣矣。謝氏《雜記》，亦載此事。侍郎立朝，矯矯風節，死為地下主者，固宜爾也。公為予妻曾祖，彼族雖共傳此說，而實未詳顛末，故識之。

弑逆

乙卯。馬公紹曾，平湖人，官少司空。子肯堂，幼不率教，及長，貪橫無忌。邑令倪君，適為予言：除夜，有良家女經其門，色頗豔，逼入行淫。不從，以刀割其乳，立死。又奸一僕婦，微不順，即執兩足倒擲下樓，顛骨俱折。每歲數人，吏不敢問。其祖封翁曾臥病肯堂齋，遣兩奴挾之出，曰：「毋死我室也。」翁憤恚，一慟而卒。公因此宦興索然，告假歸。肯堂悖逆彌甚，田產宦橐，悉為所奪，鬱鬱不得志。一日他適，以白金數□兩授愛妾王氏曰：「我有急需，汝可藏以待用。」肯堂偵知往索，不與，怒詈曰：「吾父尚不敢違我命，汝何為者？」呼僕去袒服，痛捶之，攫金去。王氏自縊，未死，適公歸，憤甚，獨步書齋，踟躕半日，飲鹵汁半升，腸裂而卒。縣令陝人陳孚宸者，欲寢其事，公之弟及妾鳴鼓訟冤，合邑嘩然不平，欲截去鼓樓一角。上司聞之大駭，提至省城，論如律。肯堂於獄自殺。竊怪弑逆大變，代不恆有，乃出自世祿之家，殊不可解。相傳公貧時，與一尼結歡，於神前密誓，苟富貴，以側室處之。後懼物議，竟負前約。尼奮恨服鹵而死。逾年，公生一子，即肯堂也。時薄暮，見一少尼踉蹌向內，隨覓無所睹，而婢報已舉子。公憂疑不決，欲溺之，夫人力爭之而止。及長，事母少盡子道，而獨逞逆於父，實冤報也。

炎雪

六月□三日，海寧縣下微雪，色赤。朱司禮嘉徵作《炎雪篇》以記之。

畫虎

吳孝廉康侯，字鐵庵，城人，善古文詞。性任俠，負氣節，里中有不平事，不惜奮身以直之。嘗閉戶學畫龍虎，遂臻其妙，四方爭求之。後為武康令，山中多虎，欲審其形狀，親自往射，幾為所傷。曾寫扇面貽余，並題曰：「咄乎白頭何雄視，寫出霜毫掣電紫。雙瞳夾鏡光透紙，寒木葉下紛紛。醉中驚起李將軍，一矢射落西山雲。」筆墨曖曖，辭句歷落，余至今珍藏之。

胥主政

建業有胥主政庭清者，好為大言，作詩每自詡曰：「吾落筆煙雲，堪與少陵媲美千古，余子輩安足數哉！」因名其詩曰《胥工部集》，欲與杜為敵，鏤版贈人。閱未終篇，不覺失笑，乃知「李赤杜荀鴨」，古今未嘗無對也。四方士大夫爭取其集，藏貯篋笥，以為笑資。

繡江集

范樹□，名彤弧，上海人。為諸生，以博雅自負，喜游貴人之門。瀋陽有同姓為顯官者，致政歸，策蹇從之，每對人稱家衰不絕口。嘗著《繡江集》一卷，網羅見聞，纂集軼事，秘甚不輕示人。然中所載多有未確，顧乃誣證舊事，詆毀昔賢，求其立心，大傷鏗薄。即如王新建之道學、徐文定之相業、顧正心之義俠，皆不能免，然則善真不可為乎？斯直《碧雲》之流亞也。又曾記先祖少宰公力致高道素之死，此時思陵甚怒，高自取死法，與他人何與？且先人天性不飲酒，官京邸二□餘年，寓中惟攜一婢及僕從數人，歌舞之說，毫無影響，即此一事，已足見此集不足據矣。余不可以不辨。

神女辨

明張應登《巫山神女廟碑》曰：巫山神女，宋玉為襄王賦之，謂其能入懷王之夢。蓋玉以王溺於細腰，神其說以中之，無是事也。然則山果無神女乎？於傳有之。禹繼父治水，東造絕跡，西延積石，南逾赤崖，北過寒谷。有所滯，必召神問之。鑿岷江，立瞿峽，千岩萬壑，聯絡千里，乃仰天嘯歎，俄見神人，狀尚美女，自空而下，授玉篆靈符，且命其臣任章、董律等六人，為禹翼助。及奠分山川，告厥成功，還至巫峽，思神女助力，詢於董律。律對曰：神乃帝女瑤姬，雲華夫人也，瑤姬，西王母之女。雲華夫人，助禹治水者，見范成大《吳船錄》。封於巫山之麓，或為輕雲，或為霏雨，或為游龍，或為翔鶴，既化為石，復化為人，千

變萬化，不可殫述。廟在縣東三□里許，□二峰南、飛鳳峰之麓。階下斷碑，有「地平天成，權輿於此，功被我民」之句，舊字如南嶽禹碑，漢晉人以今文書之者。是禹以成功而始祀神女，其來已遠。宋治平中，詔葺廟宇。元豐中，敕號游真。土人疾病則禱，天旱則禱，禱則應。嘉靖□九年，中丞李公毀之，毀玉言之神女也。後制憲王公喬齡復之，復禹祀之神女也。一神女耳，知玉不知禹則毀，信禹不信玉則復。嗟乎，宋玉則說懷王之夢，襄王則想宋玉所說之夢，吾儕可復說宋玉所說之夢乎？

附□二峰：

一望霞，二翠屏，三朝雲，四松巒，五集仙，六聚鶴，七淨日，八上升，九疑雲，□棲鳳，□一登龍，□二聚泉。

異形

平生所見異形：山左一販棗客，長丈餘，首幾及屋樑，每出，兒童噪而隨之。吾郡一僧，年可四□許，身不滿二尺，一人承之以盤，沿街乞食。燕市一叟，眼毛長數寸，蓬鬆圍繞，掩覆其目。江寧見一人，足背反，向後而行，步如常人。乃知古所稱「三耳秀才」，抑或有之。

鐘自鳴

寧波府新建慶雲樓，中懸巨鐘。五月初四夜，不叩自鳴。百姓嘩言寇至，郡守設醮以禳之。按，明隆慶時，燕河營真武廟鐘自鳴。又平陰縣門內有鐘，不叩自鳴。後亦無他異。

梅菊夏開

仲夏積雨天氣，乍寒乍暖。我鄉黃菊遍開，又予老蒼頭家臘梅亦放數朵。里人盧元昌以詩記之曰：「灼灼榴花賽火垂，綠荷如蓋挺新池。那知群卉趨炎日，冷眼偷看各一枝。」

甘露

予書齋前芭蕉，五月結蕊，大如升，花開類荷，瓣作黃白色，莖長二尺，上綴青子百枝。每放一簇，瓣中花心二□餘囊，末貯清露，其甘如飴。開至八月，每旦採數□囊。所結子不及成實，旋就萎落。蕉生甘露，處處有之，而江南絕少，予□許歲曾子舊宅見之，今復再睹焉。

鰲中兒

總戎梁公進鰲羹，庖人剖之，中有一小兒，長三寸，肢體俱全，亟棄去。松人聞之，競絕此味。或云，鰲中往往有之。又言，鰲交水面，窺見過往舟中人形，感而肖其像。恐亦未確。

止谿

予推官嘉徵，字岷左，海寧人，授蜀中理官，罷歸，築圃止谿，人稱為止谿先生，夙負才名。予偶赴湖山之約，得交於先生。時年老矣，談吐如湧泉，性傲兀，目中無當意者，獨傾倒於予，若以為可與言者。吾何以得此於先生哉！其平昔所結撰，皆艱深幽峭，古致佶屈。嘗匯晚年著述，問序於予，予踟躕良久，而先生已歿。吾負諾矣。一門父子姑媳皆能文，俱有詩集行世，亦一奇也。

神醫

予年甫□一，患腹痛，百藥罔效，四□餘日粒米不能進。適秦景明昌運自遠歸，驚曰：「若遲半日，則不可為矣。」一劑立愈。其方用人參一錢，石菖蒲二錢，煨薑二片。諸醫力爭痛無補法，乃藥甫脫口而痛止。

瀨中集

毛大可姓，負奇才，避仇走四方，自言當以客游老。所著《瀨中集》，詞采豔發，一時紙貴。嘗緘詩寄予云：「自別雲間去，三年渡汝溪。蔣亭方二月，吾憶董膠西。蕙草春前寄，風醉後題。雙緘思不盡，長使角巾低。」後改名奇齡，舉博學宏詞，入翰林。

鬼譴

海鹽張維志，居言路時，軍餉告匱，上言地丁一兩加徵三錢，可多增餉數百萬。其客武林陳生具草，由是漕米白糧，一例加徵。張積金如山，自顧無大損，而清修自好者皆倉皇無措，於是怨聲載道，即輦下諸公，多有以此咎之者，心頗慚悔。一日晨起，忽發狂披髮，以首擊柱，血肉狼籍，家人競持不能止。良久呼曰：「鬼卒至矣！」匍匐入牀下，扶起，已嘔出心肺而死。陳生年老，止一子，亦同日暴死。識者以為有天道。

宅祟

張孝廉誥宅，一日晨起，覓履不得。既而家人履俱失去。啟戶索之，庭有銀杏一株，高數丈，履悉倒懸其上。張懼，亟徙去。

鷓鴣天

孝廉張錫銘淵懿，性不與物競，工填詞，所居近西郭，一水環繞，種花養魚，蕭然世外。善飲酒，能終夕不醉。予時常過從，恍如桃源中人。生日，作《鷓鴣天》云：「負郭田園五畝餘，數株高柳映清渠。腰纏薤草魚支俸，手鍤栽花鳥儼居。齋字拙，谷名愚，盡教魂夢到華胥。日長自有消閒訣，三尺綸竿一卷書。」其曠達之致如此。

長夏□友

節屆三伏，溽暑特盛，苦無避炎之地，幸有□友為伴，稍破寂寞，因各賦一絕：

「巧匠琢青玉，瘦骨涵冰霜。客來聊坐隱，雙臂生秋涼。」【石几】

「此君綠玉姿，瀟灑抱勁節。高枕北窗風，夢踏峨眉雪。」【竹榻】

「斗室謝塵鞅，賣身充佛奴。妙香裊石鼎，日夕盤雙趺。」【蒲團】

「玉檠供怪石，搜奇剔穢滓。照影光參差，恍映瀟湘水。」【怪石】

「玲瓏戛寒玉，長夜共反側。藉汝伴孤眠，肥婢無顏色。」【竹奴】

「薤葉紋如水，欹斜面面寒。將身化蝴蝶，無夢到邯鄲。」【方枕】

「無錢買纓笠，筍簪裁作帽。茫茫細雨中，盡日持竿釣。」【簪笠】

「山翁贈新□，蟹眼翻幽泉。久抱盧仝癖，支壚手自煎。」【瓷甌】

「芭蕉剪作扇，弄影何團團。那許纖塵染，虛窗六月寒。」【蕉扇】

「孤根托岩岫，攜手度炎夏。蕭散宜幽人，無勞比王謝。」【棕拂】。

烏船

八月。敕下江南造烏船一百號赴洞庭，狀如飛鳥，長□一丈五尺，闊二丈四尺，深一丈七尺，桅高九丈五尺。宜興山中九真廟，祀女仙九人，傍有古樹，其葉每年一易，大數□圍。方巡道國棟議取之，夜夢九女入室，素衣冶容，若有所訴。方不為止，督工往伐。忽一白虎突出，欲攫方，方驚仆。一典史跪曰：「大王為山君，必有靈爽。方公奉朝命而來，事非得已。幸勿加害。」虎徘徊回顧，咆哮而去。方歸即病，日遣人詣山致禱，竟不起。又虞山妙清寺有古榆，枝幹凌雲，夜有光怪，縣官遣丞往砍。斧始下，噴血如注。眾牽置舟內，樹忽自動，俄躍入水，舟遂覆，匠役同日死者數人。眾以鉅索挽之，轉入泥底，重不可出。楚中諸帥，托言進剿，欲以此支吾歲月，徒費金錢，可惜也。

再舉鄉試

九月，再舉鄉試。時秦、閩諸例納費者，許列名太學，及補入各省紅案，特行鄉試以酬之。五□二年癸巳歲，恭遇皇上六□萬壽，特旨開科。是年二月鄉試，以五□一年歲者作科舉入場，會闈殿對，皆在秋。又五□三年正科，上又諭，武生能文者，一體入

文場考試，文生有武事者，亦應武闈。此皆皇上優士之特典也。

除妖

□一月二□七日，有妖人於海子口建土城一座，分八門，上列旗號。□二月初四，攻破之，獲草人五□餘，皆持弓挾矢，又得活馬數匹，不見一人。見邸報。

魏公直節

魏公象樞，山西蔚州人，立朝抗節，守正不阿，慷慨敢言，不避嫌怨。官都憲時，極言天下事。時有廉令陸隴其，任嘉定縣，潔已愛民，為巡撫參革去，貪吏劉某、曾某，反入薦劾。公大不平，上章爭之，言「朝廷鼓勵人才，澄清吏治，惟恃賞罰耳。乃廉官貪官，參處同例；盡職溺職，保薦無分，何以昭勸懲、示儆戒乎？若下官可以欺上官，則上官可以欺君上，上下相蒙，使廉吏灰心，貪風日熾，臣不得不鯁鯁然慮之也。」又言：「考校一官，風教攸繫。天下最為不平者，孤寒無進步之路；天下牢不可破者，科場多昧心之人。乞嚴加申飭，大破積習，於以肅官方而勵人心，士風民命，庶其有瘳乎？」撫今之事，讀公之文，可為歎息流涕者也。

醜令

華亭尹南公夢斑，松民俱稱「南駝子」。長不滿四尺，胸高一尺，背突肩聳，見者無不匿笑，而為人廉明正直，所謂聖賢聰明之心者耶？

吳太守

吳太守綺，字園次，廣陵人。出守吳興，性瀟灑，喜交遊，酷嗜詩酒，不善居官，亦不善治生產。被放歸，家貧，頗事干謁。夏日，偕諸名流過予小集，分韻賦詩，成一律云：「黃雀風清夏屋渠，董幃初啟勸投壺。主人自為開三徑，詞客從來在五湖。銀管分題傳野鶴，玉盤行饌斷江鱸。披襟此日如秋爽，不信招涼別有珠。」坐客為之擱筆。

氣感

婁縣民何璧，女許朱氏子為室，年俱□九，雖兩相慕，尚未配偶。一日，朱子來候，適值女以手撫其腹，遂有娠。二家俱小姓，不以為意。及產，有聲蓬蓬，自腹中出。少頃腹平，惟虛氣而已，蓋氣感也。嘗閱《耳談》載，吳聘君母居江右，父官京邸，同夜夢相姤而孕，聘君相傳以神交而生。不覺發笑。後與弟爭產，指為非兄，交訟於官。按《洗冤錄》，亦有氣感，無神交之說。古人云，思女不夫而孕。然乎否乎？

彭祖橫死

上海張主政宸，年垂耳順，自矜工容成之術。有僕婦美而蕩，聞之不信，於是刻期相鬪。一接未久，張精益而卒。昔彭祖七百七□九歲，猶懼不壽，日講秘方，晚娶鄭氏，以妖淫敗道而卒。彭尚橫死，何況餘子？記之以博一笑。

勢利

海昌楊中丞雍建，初權亞相，邑令某趨謁，屏輿從步行至門，禮數極恭。未幾，轉黔撫，令復往賀，鳴鑼清道以過之。有為詩黏於縣壁以諷之云：「勢利官情勢利交，掂斤簸兩也徒勞。內臺外撫俱天眷，一樣銅鑼兩樣敲。」令見之，愧汗而已。

葬友

詩人曼丹生，字山夫，垂老落魄，往來吳越間。晚寓楓橋，受知於錫山令吳公興祚。後以貧死，公時開府七閩，聞之惻然，遣人葬之寒山寺側。予偶過其居，題詩壁間云：「老死寒山古寺東，詩人飄泊歎途窮。故交萬里收遺骨，薄俗猶存掛劍風。」

以數為名

近閱邸報，見有均房總兵四□六者，以數命名，莫解其意。及覽元、明諸史，有元將軍五□八、六□八，監察御史五□九，參政七□九，尚令卿七□六，與此事同。

古書難據

《空同子·化理篇》曰：「松檜不棲蟬，江南不產荊棘。」我鄉荊棘，隨處皆是；余庭前有古松一株，亭亭獨峙，已五□餘年，每至秋初，蟬聲聒耳。不知李夢陽何以有此說。

長短大小不侔

春秋長狄僑如，身橫九畝，斷其首而載，眉見於軾。以九畝之身而首不及數尺，何身之大、頭之小乎？衛靈公臣公孫侶，面長三尺，廣僅三寸，何其長而狹乎？秦襄王時，宕渠郡獻長人二□五丈六尺，得毋太長？漢武帝時東郡送一短人，止七尺，無乃太短？此皆形容之過，理所必無，不足信也。

補遺

澤州寄詩

余蒙澤州夫子總憲陳公賞拔，自傷賦命窮薄，睽違以來，久未獲親承絳帳。曾以小詩上獻，有「蛇雀尚知酬主德，國恩師誼兩茫茫」之句，公為之愴然，隨有詩題便面見懷云：「九峰問訊近何如？數子飄零□載餘。萬事黃金輸負販，幾人白首老樵漁。君今海上求仙藥，我欲山中葺敝廬。何限塞鴻淒淒處，江流西上憶雙魚。」每臨風展讀，殆不禁淚下沾襟矣。

暴雨

八月初四日，暴雨自午至酉，溝渠皆溢。時適縣試士，俄頃衢巷堂皇，俱成巨浸，生童泅水出，有幾至溺死者。民家或坐几上，或伏屋角，竟夕一炊。翌日水方退。

怪鳥

乙卯三月，郡城每夕聞鬼哭聲，甚淒切。或云此名城嘯。或又云彷彿見怪鳥，遇夜即啼。於是西關居民競鳴鑼炮竹以逐之。

瓜異

閏五月，東關民家李生黃瓜，三□保黃瓜生茄。

石碑

□五日，衢州雞鳴山忽暴風驟雨，雷電交作，山□然劈作一穴，現石碑一座，上有五字，曰「□□□□□」，人莫能辨。

山礬生菌

陳仁玉《菌譜》，遍錄松菌、竹菌諸名。厥產不一，余庭前山礬一株，枯半載矣，根間忽繁生菌，旋摘旋生，烹之香甘鬆軟，美不勝言。

乖龍

丙辰元旦，有龍見於東南，黑雲，逾時而沒。余記以詩云：「丙辰春王之一日，有物蠕蠕靈霧坼。赤光塊塊鱗爪張，倒吸江湖幾千尺。兒童奔叫瞪半空，一龍天矯隨群龍。此時陰寒塞海底，早出毋乃欺天公。揚髯簸□驅列缺，水怪旛牌紛布列。馬銜騰踏天吳驚，忍使窮黎盡魚鱉。春來雨腳歷亂吹，入夏不止愁瘡痍。豢龍自是吾家事，便欲乘雲一問之。」

京師異風

五月朔，欽天監爭日食未決，登觀象臺看驗。忽天氣晦黑，有大風從西山來，勢極猛厲，飛沙拔木，震動天地。前門、厚載門一帶，房屋六畜，俱被攝去，居人死傷無數。有男婦數人，捲入半空，掀翻撞擊。□極巨者，從空移去數丈。蘆溝橋民，吸墮前門

內。遠近奔駭，日食竟未及驗而罷，自來風變所希有也。或謂龍門而然。又云，隱隱見天半有金甲神二，手執紅旗，搖空中，風隨之而起。好事者因刊圖以紀其異。

星隕為石

初九日，青浦縣瓢湖地方，大星隕，墮地有聲。居人爭掘之，見一石色黑，手按尚熱，秤之重□九斤。擊碎以刀摩之，火光四射。

瀋陽水發

六月二□九日，遼陽、瀋陽河水發，沿河一帶，悉被沖沒，居民有淹死者。

儒釋合旨

《楞嚴》七處徵心，謂身內，身外，潛根見，內外隨合，中間無著，此七者，世尊與阿難反覆指示。求諸真際，旨極微妙，然不過欲破其妄心，妄除而真者自見。《中庸》「誠則明矣」四字，足以盡之。何者？誠則塵緣不雜，明則返清淨體，而光明洞照，一切皆空矣。至下文云，凡因果世界，微塵因心成體，以及五陰、六入、七大諸說，種種開示，又即「不誠無物」之義，與吾儒未嘗不合也。

沁園春

余年五□，始見白髭，偶閱宋玉叔琬《沁園春》，似譜似訕，不覺撫掌。其詞曰：「歎息吾衰，兩兩三三，霜雪盈頰。怪素絲若練，偷描病態。銀莖如戟，硬作愁媒。面目生疏，主人訝客，何所聞而不速來。還防汝，入宮見嫉，朋輩嫌猜。況逢貝錦蚊雷，更顛倒雌黃蛇與虺。歎黑雲突起，九閭難叫；青蠅欲弔，隻影堪哀。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，汝乃乘危利我災。炎涼態，笑星星鬢也，果小人哉。」語氣似辛稼軒，而滑稽過之。

長爪

松陵董翰林□，字方南，姿度恬雅，品質清粹，少年登科，謙下如寒士，對之鄙吝俱消。其兩手指爪，俱長數寸，計偕時往反驅蹇衛，從無損折，飲食起居，較他人更便。涵養之醇，不言可知。昔人稱李昌谷長爪通眉，方南氣識，殆過之遠矣。

元旦雷

丁巳元旦，四鼓震雷，達旦方止。既而雨雪大作，路絕行人。

星隕有文

□月初七日，更餘，京師人見大星自東南流入西北，大如斗，白氣環繞，從上屬下，墮順天府懷柔縣內，狀類人首，上有星斗篆籀之文，人莫能辨。

地震

戊午四月初五日，未刻地震，窗戶動搖，頭目俱眩。

獅子

五月，西洋國貢獅子，厚賜其使本多白拉等，遣歸。

刑戒書

我郡一宦家子，杖殺一婢，二婢懼而自縊。身受奇辱，其鬼現形，晝夜號冤，敲窗捶壁，變怪百出。止一子，數歲，白日為鬼所殺。因思呂叔簡有《刑戒書》數則，真千古格言，為人上者不可不錄一通於座右。特識於此：

五不打：老不打，幼不打，病不打，衣食不繼不打，人打我不打。

五勿就打：人急勿就打，人忿勿就打，人醉勿就打，人隨行遠路勿就打，人奔走喘息勿就打。

五且緩打：我怒且緩打，我醉且緩打，我病且緩打，我見不真且緩打，我不能處分且緩打。

三莫輕打：生員莫輕打，上司差人莫輕打，婦人莫輕打。

三莫又打：已撻莫又打，已夾莫又打，要枷莫又打。

三憐不打：盛寒酷暑憐不打，佳辰令節憐不打，人方傷心憐不打。

三應打不打：尊長應打，為與卑幼訟不打；百姓應打，為與衙役訟不打；工役鋪行應打，為修私衙，或買辦自用物不打。

三禁打：禁重杖打，禁從下打，禁佐貳捕快非刑打。

呂君此書，真仁人之言，可補律法所不逮也。

夏雪

七月初四日，滬瀆地方，忽下微雪，行人以簾承之，頗有積者。

天鳴

八月初八日，東南天有聲如湯沸，或云如海嘯聲，自戌初至亥末始息。《五行傳》曰：「天鳴有聲，百姓勞形。」《觀象玩占》記晉大興二年、陳大建□三年、隋開皇二□年，俱有此異。

禾變蔥

福州府閩清縣田中禾稻，間變為蔥，見邸報。時吾鄉亦霖雨傷稼，予作《秋雨謠》曰：「夏旱何久，有禾不得出。秋雨何多，有穀不得入。瓶歛仄甑已空，哀吟無計箋天公。望庚聊慰愁，看丙莫浪喜。陰風來從東，復見日北珥。西城豪客金滿牀，東村富翁粟滿倉，祝天願天雨不止，一石幸增□石價，便可拖金紆紫揚輝光。有客對我笑，勸我勿怨天。有田尚無米，何況君無田。吾聞嶺嶠之間方格戰，百姓無多戎馬遍。悲哉一死終難逃，種稻成蔥事尤變。君不見，福州府，閩清縣。」

河豚宜戒食

滬瀆包明經爾昌，將赴廷試，親黨相聚餞送，因設席以款之。日午客未至，爾昌餒甚，適廚間烹河豚，先進一盃，隨具衣冠出揖客。初覺一手麻木，既而遍體皆麻，急入內，脫一靴未竟，腹脹腸裂而卒。河豚遇毒，往往聞之，若包氏則目擊者。宛邱張未云：「橄欖至寶丹，俱解河豚毒。吳人悉不論，直云用不潔。」今吳人未有不用橄欖者，張不知妄說，可發一笑。

麒麟

江西袁州府，山村牛產麒麟，有紅霧覆罩，遍體生鱗。村民不識，鋤殺之。

食犬報

吳門定光寺僧某，性淫毒，不修戒行，靡惡不作。平生喜食犬，所殺無算。一日，忽得疾，口作犬吠聲不絕，數日死。嘗讀《楞嚴經》，言菩薩元制食三淨肉，謂不見為我殺，不聞為我殺，不疑為我殺。今復益之以二：自死、鳥殘，令比丘得食五淨肉，此肉神力化生，本無命根。又曰：淨肉除人、蛇、象、馬、驢、狗、獅子、狐、豬、獼猴□種，餘俱可食。然則於世間味，竟無所不食矣。使後之緇流得以藉口，皆菩薩為之作俑也。

黏詩相諂

海昌楊中丞雍建初擢亞相，邑令某趨謁，屏輿從步行至門，禮數極恭。未幾，轉黔撫，令復往賀，鳴鑼清道以過之。有為詩黏於縣壁以諂之云：「勢利官情勢利交，掂斤簸兩也徒勞。內臺外撫俱天眷，一樣銅鑼兩樣敲。」令見之，愧汗而已。陸翼王元輔說。

古語

古語云：奔競者不願黜而黜至，賭博者不願貧而貧至，庸醫治疾不願死而死至，醉飽房勞不願病而病至。余以為，貴者不願危

而危至，富者不願辱而辱至，高亢者不願謗而謗至，籌算者不願愁而愁至，有子不教不願覆亡而覆亡至，多畜俊僕不願淫亂而淫亂至，此又事勢之必然者也。

晝夜變易

《南唐書》曰：「盧文進陷契丹，出獵，當午，晦如夜，星皆見。土人曰，此名晝日，不足異。」是晝變為夜也。《齊地記》曰：「東萊有日夜出，因名不夜城。」是夜變為晝也。日行有度，恐無夜出之理，若非齊諧，則亦齊東野人之語耳。